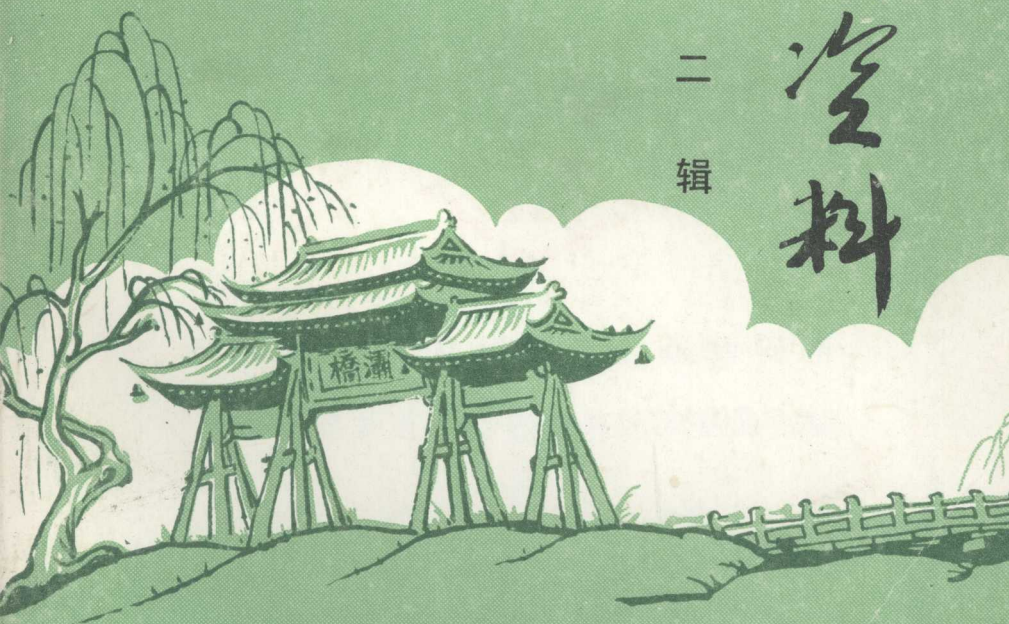


灞桥史料

第二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灞桥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编

灞桥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
灞桥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目 录

孤苦的童年 战斗的一生

——记肖应棠将军

.....肖应棠史料征集组 (1)

巧渡金沙江.....肖应棠遗作 (9)

为妇女解放和儿童福利事业做出无私奉献

的爱国民主人士——李润琛

.....李润琛史料征集组 (23)

对孙蔚如将军的片断回忆.....徐鸿恩 (32)

孙蔚如轶事几则.....石铭儒 王祥兆 (41)

回忆叔父马青菀.....马天铎 (46)

年华短暂 浩气长存

——徐国琏革命事略.....孙龙光 (54)

追忆赵希仲同志.....王 英 高昌林

魏致毅供稿 文广会整理 (62)

刘镇华围城期间东郊地区往事拾遗

.....田毅生 (75)

孔从洲师长起义后三次被抄家的情况

.....陈建奇 (82)

解放前我在狄寨地区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的

情况.....白宗信口述 白宪章整理 (88)

白色恐怖下的“红乡长”——程万杰

.....政协席王学习组征集

程化龙 整理 (95)

孙作藩同志的生平追求

.....田驶龙 权玉霞 罗志峰 (105)

解放前新筑镇的商业经济概况

.....白耀轩 来龙章 董海芳 [张恩如] (120)

狄寨的由来及其它.....政协狄寨文史组

收集 孙龙光 整理 (130)

孔从洲倡办竞进小学.....王增智 (139)

“慈母兴学，惠及后代”

——慈惠小学创办简况.....窦旭初 (145)

李润琛创办建国小学.....李百容 刘 钧 (149)

忆灞陵儒医薛子俊……………程化龙（ 156 ）

“一二·九”西安学生爱国运动亲历纪要

……………王新茂 田毅生 王启祥（ 161 ）

胡宗南南逃纪实……………张 勃（ 177 ）

灞陵与汉文帝……………石铭儒 李耀琚（ 184 ）

孤苦的童年 战斗的一生

——记肖应棠将军

肖应棠史料征集组

(一)

肖应棠，幼名应堂。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漕渠仓肖阎村（今西安市灞桥区新合乡肖阎村）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。父名永丰，母亲王氏，独生他一子。家中老小三人，有两间破瓦房，二亩薄碱地，常年过着啼饥号寒的清贫生活。一九二一年，应



肖应棠遗像

堂七岁时，母亲因重病不治而早故。为了还债和葬母，父亲忍痛卖掉了仅有的二亩地。送葬那日，他声声叫着妈妈嚎啕大哭，乡亲们见此惨情，无不心酸落泪。母亲离开人世后，父子二人的日子更加难

熬。父亲靠给人家打另工挣些钱粮；他整天拖着一双破鞋到地里去拾柴禾、挖野菜，真是家无隔日之粮，身无过冬之衣。凄凉难耐的岁月，折磨得永丰一病不起。因无钱求医，于一九二五年，含痛长逝。为葬埋父亲，经乡亲出面料理，又将两间破旧瓦房典当出去。从此十一岁的应堂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便寄身于外祖母家，帮着舅父在田间作些零活，勉强糊口。

一九二九年，陕西国民二军李虎臣部来漕渠仓，在漕渠什字晋公庙内（即今漕渠小学址）招募新兵。为求得一时的生活出路，当时才十五岁的肖应棠便毅然投军入伍，从此离乡背井，渺为人知。

（二）

一九二九年秋，这支队伍开往湖北阳新县，同年十二月，在共产党员策动下，发动了著名的大冶暴动（也称“大冶兵暴”）。当时肖应棠给程子华同志当勤务兵，参加了这次革命的义举。部队起义后，编为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”，开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。从此，肖应棠便扬眉展气地加入了人民子弟兵的行列，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。

一九二九年十一月，肖应棠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一九三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从一九三

0年到一九三四年，他经历了井冈山“反围剿”斗争的锻炼，在红军第五次反击敌军围剿的战斗中，他表现得英勇顽强，不怕牺牲，后晋升为排长、连长并经组织选送到瑞金红军大学学习。

一九三四年十月，红军开始长征。红军大学的干部和学员合编为干部团（又称“红色干部团”），陈赓为团长，宋任穷为政委，肖应棠担任二营五连连长。长征一开始，他即率领全连同志在遵义、土城的争夺战中，身先士卒荣立战功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，作出了贡献。为此曾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赞赏。周副主席对肖应棠说：“你们五连在遵义、土城都打得很好，要保持这个光荣呀！”中央首长的鼓励与殷切希望，使他和全连的同志在以后的征战中，发挥了先锋作用。

由遵义前进途中，红色干部团一直担任着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。一九三五年四月，在“巧渡金沙江”的战斗中，肖应棠连充任前卫连。他英勇机智，率全连干部战士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俘获了江岸守敌，夺取了“绞车渡”渡口，并击溃了敌军的堵截，先机占领了前进阵地，掩护中央机关和后续红军部队，摆脱了敌军的追击，安全渡江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。

一九三五年冬初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

北时，红色干部团在苏区以外担任掩护。当红军接近苏区与陕北红军即将会师之际，敌人企图将红军主力吸引在吴起镇以南地区，以调集陕甘宁各线的反动军队大举围歼。当时，宁夏马家的骑兵，紧紧尾随在我军身后，情况十分紧急。为了掩护红军主力，按原计划在吴起镇集结。毛主席指示：一定要把这条“尾巴”斩断在苏区门外！陈赓团长即刻命令肖应棠连迅速占领阵地，对尾追的敌军骑兵坚决进行阻击。肖应棠领受任务后，即将五连仅有的四十二名战士学员（实际上仅有一个排的兵力）配备在东西山坡上，占据阵地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由日出到日落，连续击退马家骑兵一个加强营，配以迫击炮、重机枪和三架飞机掩护下的三、四次进攻。直打得敌军在阵地前遗尸遍野，失掉了主人的敌骑狂嘶奔驰，在我军火力追击下，残敌仓惶溃逃。“尾巴”被砍断了，长征部队终于在吴起镇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。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战争起，肖应棠从抗日军政大学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任作战科长，后又任营长、团长、军分区司令员。在此期间，他率部参加了平型关、黄土岭等著名战役。在黄土岭战役中，打死日军名将之花“阿布规秀”中将，收复了来源、广灵、蔚县等广大地区；在参加“百团大

战”，坚持敌后斗争中，累挫敌锋，为巩固、扩大察南和保（定）北抗日根据地，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使第一军分区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中的模范军分区。

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初期，肖应棠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旅旅长。十月，他亲率这支被称为“铁军”的劲旅，参加了解放战争华北战场的第一仗——清风店战役。由于部队战斗顽强和他的指挥得力，战斗刚一拉开序幕，即在围点打援攻打徐水的战役中，击溃了敌人一个团，阻击了援敌九十四军和十六军两支主力。在南下总攻击与协同友军作战中，他率部日夜兼程，以十八个小时急行军二百四十里的速度，先机占领阵地，制敌军于被动；为给全军打开“突破口”扩大战果，他带领战士与敌军白刃相接。整个战役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，取得了全歼敌第三军的重大胜利。俘敌军长罗厉戎、付军长杨光珏、师长李用梓等国民党将领及其以下官兵一万零四百余人，得到杨德志司令员、罗瑞卿政委和耿飚参谋长的嘉许。之后，肖应棠又率部参加了张家口、石家庄、太原等战役，在解放华北的战场上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，肖应棠率部与十八兵团解放西安，挺进大西北。在解放兰州后，又进入银川、

宁夏剿匪，成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北的先驱。此间，他升任八纵队副司令员、军长兼宁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不久，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。党中央毛主席发出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的战斗号召，肖应棠奉命率六十五军赴朝作战。他亲率劲旅参加了第四、五次重大战役，突破“三八线”，直逼汉城，为板门店谈判争得一席之地，迫使侵朝美军低头签下“停战协定”。后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。为保卫朝鲜停战后的恢复与建设，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，做了大量工作。一九五五年国家授予肖应棠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。一九五八年七月，他出色地完成任务后，作为最后一批志愿军离开朝鲜光荣回国。回国后，他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和传统作风，以战斗的姿态投身于人民军队的教育训练工作，为加强祖国北部边防的建设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，作出了积极贡献。此间，肖应棠将军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、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令人痛惜的是，正当全国军民沿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乘胜前进的时候，肖应棠将军却因积劳成疾，重病不治，于一九八〇年八月八日溘然长逝，时年六十六岁。

肖应棠将军幼年遭遇悲惨，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月里，摆脱了黑暗，找到了光明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他出生入死，南征北战，呕心沥血，忘我工作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，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。他的光辉业绩和无私无畏的崇高革命精神，将铭载青史，永垂不朽。

肖应棠将军生前在戎马倥偬中仍思念着生他的故土。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前夕，他曾驱车回到肖阎村，看望离别了廿年的乡亲。他含着辛酸而激动的热泪，向乡里的一些老人们诉说了他十五岁那年离家出走以后的情形。经乡亲们一再挽留，在村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早就随军西去了。临走时他还给乡亲们说：“等全国解放了，我再回来看望亲人们！”未料他一去又是卅年，未能了此心愿，便不幸早逝。噩耗传来，给肖阎村的乡亲们留下了无限惆怅与哀思。

肖应棠将军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，是“从孤儿到将军”的一生。他在晚年，直到病情垂危之际，曾以高度的革命情操，撰写下许多篇革命回忆录。记载了他由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，锻炼成长为一名富有军事指挥才能的指挥员的战斗历程，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军事文献和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其中《巧渡金沙江》是他遗作中的一篇。本辑《灞桥文

史资料》特意刊载此文和肖应棠将军的签名手迹，以表达对这位出生于灞桥地区的老革命前辈的深切怀念。

一九八七年六月

巧渡金沙江

肖应棠

遵义会议以后，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，在娄山关、遵义一带大败敌军，又南渡乌江、北盘江，浩浩荡荡向云南进发。进军途中，我们红色干部团一直担任着警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任务。

干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，另外还有一个上干队。学员除上干队的以外，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一些朝气蓬勃、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。

四月的云南，天气已经很热，只穿一件单军衣还经常汗流浹背。白漂漂的水田里，一撮一撮的禾苗被风吹得摇摇摆摆，好象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两边小山上，红花绿叶，树木丛生，蜜蜂嗡嗡的飞来飞去，真是一个迷人的春天。此时，我们的后面虽然仍有十几万追兵，但是谁都相信，毛主席一定会指挥我们摆脱敌人，走向胜利。部队一面观赏春色，一面前进，情绪很高。

一天晚上，大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。半夜，我

起来查哨，走到中央首长住的院子门前，看见里面还有灯光闪动。这么晚了哪位首长还没睡觉呢？我正在向哨兵询问，忽然从里面出来一个人，越走越近，到跟前才看清是周恩来同志。我立正问道：

“副主席还没有睡觉吗？”他说：“还没有。查完哨了吧！来，进来坐一会儿”。

这是一所地主的宅院，房子比较整齐。周副主席住的屋子里摆着几把古式的椅子和一张八仙桌子，桌上摆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和几样简单的文具，另外还放着一个纸包。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，看来，副主席是在研究进军路线。在暗淡的灯光下，副主席的脸显得又黄又瘦，眼睛也不如以前那么奕奕有神。唉！首长们劳累得太厉害啦。

坐下以后，副主席问我：“你们五连还有多少学员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在遵义、土城战斗中伤亡了一些，现在还有一百二十多人。”接着他又问到我们连的行军情况、学员情绪、武器装备等情形，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。副主席沉吟了一会笑着说：“你们五连在遵义、土城打得很好，要保持这个光荣呀。”说完他打开桌上的纸包要我吃饼干。我知道这是警卫员给他预备的夜餐。在当时能弄到几块饼干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于是我急忙说：“我晚饭吃多了，现在肚子还发胀呢。”副主席把纸包推到我面

前，再三要我吃，我只好拿了小半块，一边嚼，一边等着副主席问话。但他仍象在考虑什么，一直没有说话，最后才说：“好吧！不早了，休息去吧。”

从副主席屋里出来，心中猜疑不定：副主席这样详细了解我连情况，是随便问问呢，还是在挑选执行什么重要任务的对象？想到这里，又后悔刚才没有大胆地问个明白。

第二天，学员们都抓紧时间清理个人卫生和补充粮食。一些人围着支在院子当中的一口大锅烫虱子；一些人弄了些稻谷在碾米；有些人在补衣服；还有些人在擦枪、磨刺刀。我和一些学员坐在房檐下打草鞋，一面打，一面听着大家叽叽咕咕谈论着。一个学员说：“后面敌人追得那么急，我们倒停下不走了，你看奇怪不奇怪！”他一说完，就有人答腔：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，一定是等着跟他们打一仗，再不就是前面有大任务，需要准备准备。”又有人插嘴问：“你说有什么大任务？是攻打昆明呢？还是抢渡金沙江？”这一问，没人作声了，都拿眼睛朝我看。我说：“上级没指示，谁知道干啥呢。”

下午，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学员们三三两两地跑来问我怎么还不走。我心里本来就着急得不

得了，这一问更觉得焦躁。于是决定出去转转，打听打听消息。

这个村子倒挺大，有二、三百户人家。绿茵茵的水田围着一所所竹篱茅舍，显得十分清静。老百姓的生活也很苦，但比贵州强一些。少数民族群众也不少。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造谣欺骗，每家除了一些老幼妇孺以外，年轻男女差不多都跑光了。在一所小学校门前，一堆被风刮得乱飘的纸片当中，我看到一张云南省地图，心里一喜欢就捡了起来。过去打仗总是靠上级指方向，靠向导带路，连个东西南北也摸不大清楚，有了这张地图，虽然简单，却比没有强多了。从地图上看，我们要北上，一定要过金沙江。那里敌人的防守一定很严密，如果强渡，少不得又是一场大战。

回来经过中央机关门前，看见人来人往，匆匆忙忙，象是在开会。虽然其中也有认识的，但也不好意思问。看样子，在我们长征路上，又出现什么新的重大问题了。

第三天上午，听说敌人追兵日益迫近，已经快形成包围形势了，但还是没有任何行动的命令。每个人的心情，都越来越不安。中午，我突然看见团部传令兵朝我们连里走来，我赶忙迎上去问：“团长叫我们吧？”传令兵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我